

京城百姓 聊京城

北京晚报《五色土茶座》征文选粹

主编 马书祥

中国和平出版社



目 录

跟您聊几句

——代《五色土茶座》开栏

- 暨征稿启事····· (1)
- 大伙儿评评理····· (3)
- 36 与 408 ····· (5)
- “嫂安达”与“妈安逝” ····· (7)
- 促销有方····· (9)
- 我叫什么····· (11)
- 花钱买吉利····· (13)
- 谈天色变····· (15)
- 街头理发····· (17)
- 百分之百之外····· (19)
- 下雨泼街为哪般····· (21)
- 美满和谐把婚离····· (23)
- 有枪的刘二爷····· (25)
- 报外人“侃”报····· (27)
- 警察也有为难事····· (29)
- 大哥吃鸡不吃腿儿····· (31)
- 女导演“栽面儿”记····· (33)
- 扎根群众中 不做武大郎····· (35)
- 北京面条争口气····· (37)
- 不再怕您说我坏····· (39)
- 蹭车····· (41)
- 上课别带 BP 机 ····· (43)

洋媳妇叫公婆·····	(45)
还是观众最厉害·····	(47)
镶哥下海记·····	(49)
侃爷的发明·····	(51)
妈妈要减肥·····	(53)
又想起了灭蚊灯·····	(55)
说句老实话·····	(57)
伪劣奖品·····	(59)
何苦有这么个家·····	(61)
背狼·····	(63)
名片的故事·····	(65)
川妹子的文学梦·····	(67)
凑个热闹·····	(69)
一桩狗案·····	(71)
晦气的幸运卡·····	(73)
悠着点儿·····	(75)
“B超”后遗症·····	(77)
这叫什么事儿?·····	(79)
一场“涉外纠纷”·····	(81)
冬天乘车哪儿暖和·····	(83)
我的第二职业·····	(85)
笑谈BP机·····	(87)
听我说几句,行不?·····	(89)
打呼噜·····	(91)
这事儿不该一刀切·····	(93)
“上帝”辞职书·····	(95)
BP机的新用途·····	(97)

我舍不得这“鸡肋”	(99)
咱就想喝碗粥	(102)
潇洒是一味药	(104)
时间值多少钱	(106)
不会白受累	(108)
假币的烦恼	(110)
弃婴	(112)
“一叶障目”歪解	(114)
听听，多少钱的	(116)
跟小偷叫板	(118)
哥们儿不给面儿	(120)
恭喜发财	(122)
下饭铺	(124)
我是妻的“出气筒”	(126)
由冰冷到骤热的感觉	(128)
山里的套儿	(130)
瞧咱这双泪眼儿	(132)
结婚	(134)
名字的笑话	(136)
下次注意	(138)
迟到的贺年卡	(140)
可怜天下子女心	(142)
维生素“N”	(144)
板寸与广告	(146)
找后门儿	(148)
缴获两枚“金戒指”	(150)
错别字害煞人	(153)

懒得推头·····	(155)
让座小记·····	(157)
我的“皮特先生”·····	(159)
可别乱开玩笑·····	(161)
刷碗·····	(163)
钢镚儿的冷遇·····	(165)
你活得累不累·····	(167)
重回书斋·····	(169)
北京人在外地·····	(171)
甭怪人家“势利眼”·····	(173)
人耍猴？猴耍人？·····	(175)
瞧这事儿办的·····	(177)
“夫妻报”的故事·····	(179)
侃侃北京地铁·····	(181)
真假知心姐姐·····	(183)
不如不笑·····	(185)
请各位手下留情·····	(187)
交通岗上的喜剧·····	(189)
当年叫他“剁案板”·····	(191)
重名儿的烦恼·····	(193)
检讨不是贬义词·····	(195)
侃侃交友·····	(197)
春节时想起一个人·····	(199)
达宽的外号·····	(201)
服务值多少钱·····	(203)
听我侃侃乐子事儿·····	(205)
“趴王八疗法”·····	(207)

给电脑话务员拜个年·····	(209)
我那小侄女·····	(212)
饭盒爆炸·····	(214)
甘愿当驴鸣·····	(216)
我的姑妈·····	(218)
陪日本客人听吆喝·····	(220)
真怕给人当抹布·····	(222)
憋在心里是块病·····	(224)
大师傅露脸记·····	(226)
“傻瓜”的故事·····	(228)
年轻·····	(230)
火车上遇“托儿”记·····	(232)
长途车上遇“托儿”记·····	(234)
我是“托儿”·····	(236)
电脑带来的烦恼·····	(238)
闸口余生·····	(240)
真让人哭笑不得·····	(242)
到底谁有病·····	(244)
“茶座”三说·····	(246)
人背狼·····	(249)
莫斯科露怯记·····	(251)
小女儿之“命”·····	(253)
咱也“潇洒走一回”·····	(255)
虎嘴拔毛·····	(257)
几鲜饺子味儿最好·····	(259)
真没法儿夸·····	(261)
不挨打的故事·····	(263)

兜里有个弹簧秤·····	(265)
新鲜事·····	(267)
买药·····	(269)
会虫子·····	(271)
猫趣·····	(273)
同工异曲·····	(275)
难做的男子汉·····	(277)
瞧这声“妈”叫的·····	(279)
好话好说效果好·····	(281)
我们家过生日·····	(283)
缕缕裙子少事端·····	(285)
带些零钱好方便·····	(287)
北京人不是饭桶·····	(289)
人不可貌相·····	(291)
吃烤鸭的悲哀·····	(293)
花钱找累·····	(295)
我遇到了“鬼打墙”·····	(297)
北京，我还要来·····	(299)
养猫杂侃·····	(302)
不知自己是谁·····	(304)
喜迁新愁·····	(306)
说说蚊子·····	(308)
大马路上会名人·····	(310)
西坝河忆旧·····	(312)
遇鬼·····	(314)
多味面馆·····	(316)
雨伞竹竿救我命·····	(318)

又话“不卑不亢”	(320)
也来侃一侃“不卑不亢”	(323)
洗衣机的故事	(325)
押最后一名是中彩者	(327)
再下雪怎么办	(329)
必须扫清门前雪	(332)
温哥华法定自扫门前雪	(335)
冰雪中的祝愿	(337)
醒来吧，冷漠的心	(339)
铲雪去	(341)
冰上嘎古事儿	(343)
爱干净的上海人	(345)
盼爱心温暖人间	(347)
在纽约扫雪的北京人	(349)
罪恶的雪槽	(351)
再下雪时	(353)
雪中轻喜剧	(355)
冰雪中的算术题	(357)
新春的希望	(359)
最高的褒奖	(362)

跟您聊几句

——代《五色土茶座》开栏暨征稿启事

马书祥

人生在世，谁都遇上过不少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的新鲜事，您准少不了跟亲朋好友侃侃，让大家伙跟着开心，跟着听稀奇；要是心里有了委屈或碰上气死活人的事儿，您八成也愿找仨俩知己说说，准保不愿在肚子里憋着。

咱们北京人爱聊大天儿，尤其是夏天晚未晌儿，沏上壶茶，往大街或家门口一坐，山南海北，东拉西扯一通猛侃。当然啦，外地人也照样能聊善侃，只不过叫法不一样，四川人叫摆龙门阵；西北人叫碾碾；东北人叫唠嗑……说了归齐都是一码子事儿。

您可别小看这口头传播，好些有意思的新鲜事儿就是这么聊出来、侃出来的。要是能把这些端到报纸上来，大家准爱看。

兴许有人说了：“歇着吧您呐，让咱动嘴那不含糊，可要让咱耍笔杆子，嘿嘿——咱没那个水儿。”这话要说挺在理儿，自古以来，会说的总比会写的多得多。

要说我们《五色土》的几个编辑也够冒傻气的，以前，眼睛老是盯着少数会写的，怎么愣把多数会说的给忘了呢？直到今儿个才琢磨着有点儿差意思了。

当然不能光拿话填和人，我们还打算从6月15日起，专门为您开辟一个随便聊大天儿、侃大山的栏目。这个栏目就叫《五色土茶座》，您说行不？

我们打算这么办：会写的也甭端着写文章的架子，那样忒累，把您觉着有意思的事，用随随便便的话写出来就成了；不会写的可以求旁人帮忙划拉划拉（署您姓名的时候，可别忘把代笔人的大号也捎上）；实在找不到代笔的人也没关系，您给我们编辑部拨个电话，为我们提供点素材，只要有意思、有价值，我们当编辑的乐意帮忙。

办好《五色土茶座》，我们的心气儿挺高。可话说回来了，这主要还得靠您扶持，您要是不押碴儿、不开口，我们非瞎菜不可。得，拜托您了。

大伙儿评评理

马书祥

说起珍惜时间，咱中国人可是一套一套的：上岁数的爱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年少的爱搬鲁迅“无端的浪费别人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这句听着怪吓人的名言；深圳人更干脆，索性抡出一句“时间就是金钱”……

话是这么说，可要把咱中国人浪费时间，或者浪费别人时间的例子用麻绳串成串儿，恐怕每个同胞都能免费分到一嘟噜。

就说晚末晌儿在十条站等 113 路汽车吧，往站牌底下一戳，等上半个钟头是常事儿。最长的一次愣在那儿傻等了 50 分钟。任你起火冒油骂咧子，那又顶个屁用。真格的是往水里赶大车——没辙。

您还甭说，前些日子在颐和园宫门前街的一家餐厅里，咱还真碰上一档子敢较劲的事儿，让人看着怪新鲜的。那天，有 9 个东北老客在餐厅吃饭，啤酒、饮料和凉菜一通造。可招呼完酒水、凉菜之后。热菜却说出大天也上不来了。9 个人大眼瞪小眼溜溜等了一个多钟头，催了一遍又一遍，十几道热菜

连一道也没见影儿。“现杀猪现种菜都赶趟，还要耗到啥时候？走，不吃了！”为首的大汉一发话，9个人拔脚就要撤。服务员赶忙上前结帐。大汉脖子一梗说：“结啥帐？”服务员眼睛一瞪，说：“你说什么帐？结啤酒、饮料和凉菜的帐！”那大汉话来得挺快：“这帐好结，你们耽误我们工夫的帐怎么算？告诉你，钱咱一分不给，只当是两清了！”接下来是一顿吵包子，末了儿，东北人愣是没掏钱就撤了。

这事儿在看热闹的人中引起不小的议论：有的说，吃了喝了凭什么不给钱；有的说，耽误人家那么多时间，活该不给钱；有的说，就得这么治治餐厅；有的说，真该狠狠教训教训这帮东北人……真没承想，人们评判是非的标准和认识问题的观念差得这么远。不过，我倒觉着这事儿蛮有意思，值得好好晒摸滋味儿。谁对谁不对，咱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想听听大家伙的高见。

66 与 408

马书祥

这几年，咱北京市电信事业发展的那叫快，尤其是电话，虽说初装费长到 5000 多块，可人们还是争着抢着要安。电话局为此可没少受累：增容、开新线、改程控……一通紧忙乎。这个可喜的变化，从本人的通讯录上都能体现出来。原先通讯录上记的好几百个电话号码，现在差不离儿的都用不上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哪个局的局号就变了。你要是没留神报上的广告，还照拨原先的号码，那当然是拨不通叫不应了。这种小小的苦头，隔三差五的就能尝上一回。

前几天，本人忙着筹办《五色土茶座》，想给“春来茶馆”的阿庆嫂打个电话，讨点高招儿。按原来的 66 局号码一拨，听筒里传来“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的回答。我以为拨错了，重叫一次，听到的还是这句话。白扔了两个油饼钱事儿小，找不着阿庆嫂那才急人哪！好在我的脑瓜子里多了个转轴儿，想起一位朋友就在“沙家浜”那地界住，就烦劳朋友去了一趟“春来茶馆”，这才知道 66 局已

改成了 601 局。

事隔两天，有事问《中国作家》杂志主编章仲锷先生，按原先的 408 局号码拨叫，听筒里传来这样的答复：“用户您好，408 局已改号，原号码前四位，4081 改为 4677；4082 改为 4678，后三位不变。”照人家指出的道儿一走，立马找到了章先生。

您瞧，同样都是挺客气的答复，可给人的感受却大不相同：原 66 局的答复，让人一时没了主意；原 408 局的答复，却让人心里倍儿豁亮。

咱在这儿可没埋怨 66 局的意思（原 66 局告诉你“没这个号码”还算不错呢，有的局索性就不理这个茬儿，你就是把手指头拨肿了，还不知道咋回事儿呢），兴许有些内里的难处，咱外行人不摸门道，所以不敢乱打一锅粥。可话说回来了，作为用户，当然愿得到原 408 局那样让人满意的答复了。不知电话局的领导能不能理解用户的这点心思？

“嫂安达”与“妈安逝”

刘 琳

18年前，我正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适逢妻子临产，我被恩准了几天假回到北京。那时妻子暂住岳母家，由于老人家年事已高，我又不能久留在北京，侍候月子的事使我们大伤脑筋。最后妻子的二嫂答应来京帮忙。妻子产期已近，我们焦急地盼着家住湖北的二嫂能早日到来。

二嫂终于来北京了。全家人特别高兴。为了不让湖北的二哥担心，我决定马上给他发个电报。

去邮局的路，我一劲儿琢磨，怎样用最少的字把意思表达出来。绞尽脑汁，终于挤出“嫂安达”三个字来。我想凡识得这三个字的人，绝不会理解成其他意思。

妻子产期已到，我也就在岳母家严阵以待。一天午饭过后，正在和老岳母闲聊，突然湖北的二哥带着孩子破门而入。大家感到十分惊奇。更使我们惊奇的还是二哥进门时那种诧异的表情和他右胳膊上的黑箍儿。他一进门，脸色刷地一下变了，眼睛盯着坐在床上的老母亲，站在门口呆若木鸡，半晌

他这才挤出一句话来：“妈呀，您没死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来递给我。我仔细一看，天哪！电报上的三个字不是我发去的“嫂安达”，而是变成“妈安逝”了！惊魂稍定，二哥这才坐下来，向我们讲接到电报后的经历——

二哥接到电报，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几天前刚接到信说母亲身体很结实。他拿着电报找到邮局，讲了情况以后，邮局工作人员问他：“你母亲是在北京吗？”“是在北京。”“你母亲年龄不小了吧？”“72啦。”“你母亲平时身体没有什么病吧？”“刚接到信说身体很结实。”就这么几句对话，邮局人员得出了个理所当然的结论，说：“那不很明显吗，电报讲你母亲不是因病而是平平安安地去世了。”白纸黑字，不容置疑，二哥只好拖儿带女连夜启程赶到北京奔丧。

事后，二哥回湖北去找了邮局，才查明这是不负责任的译电员干的“好事”……

促销有方

越野

那天去西单一个大商场买面包，刚一进门儿，就见一处台面上小山似地堆满饼干，印制精美的大幅广告画儿让人馋涎欲滴——哈！好极了，又是有奖销售。

挤进人群，两位衣着艳丽的小姐正笑盈盈地指点“上帝们”把人民币换成饼干：凡购买乐之饼干两包或爱意饼干一包的赠送航空饼干一份（两片共6.5克）和奖券1张，头奖肯德基套餐一份，二等奖富丽饼干1包儿。

面包饼干一样吃，买两包！交钱抽出一张奖券，嗯，二等奖！拿着奖品兴冲冲往回返。许是学食品专业养成的职业习惯，或者是自己太惜命，我不觉特别注意了一下保质期：12月2日，就在当天！也不知截止到当天几点？没办法，我再一次挤进人群。

“小姐，您看这是不是过日子啦？”我问得很客气，不过心里还是希望她至少有些尴尬。

“唉，是这样，就是因为快到日子了我们才用来当奖品的。您今晚当夜宵正好。”她答得更客气，而